

第三〇九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諫諍部

卷
（卷）
六五—六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五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四

魏二

楊阜

棧潯

董尋

杜恕

高堂隆

蔣濟

程曉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五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四

魏二

楊阜

按魏志本傳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
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
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
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
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
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
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
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
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
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
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戕渠
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
以固守超盡衆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

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
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
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遺別駕閭溫循
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
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
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
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
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
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
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
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
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
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
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
超疆而無義多讐易圖耳敘母慨然勸從阜計計定
外與鄉人姜隱超昂尹鳳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
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謀至冀語岳岳結安定梁
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
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
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
背父之逆子殺君之僕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
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
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
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紬於法當
誅超又不死無宜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
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

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
關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
墜於地矣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
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漢蜀漢早請依冀遂故事
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起下辯而
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
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關
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
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
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
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
民戀土阜感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
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
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翀等武都
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纓
綬半衰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
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七狐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
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
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
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
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
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
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
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
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

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項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早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閣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皇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曰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疎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所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遠以儉問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

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卑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金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官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早又上疏欲省官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早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皇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皇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皇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風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

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敵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卓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

按魏志本傳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揀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傳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選陳雷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

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恆由斯作安在廢典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新讓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檢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窮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之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日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史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克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

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殿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垢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楚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祥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閣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詔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親災疎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與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殿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繫社稷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大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呼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於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承掾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璽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諸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將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致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流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數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

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閣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慰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典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閭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

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國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曰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亡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買誼方之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儲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典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鹵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人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

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其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會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嘗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榮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爰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詔誡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獨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於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

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慙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胃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管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康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曰饗賽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祁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太和中中護軍將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嘆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

棧潛

按魏志高堂隆傳任城棧潛字彥皇太祖世歷縣令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

逸於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憂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潛哲神武爰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安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典殷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砭硃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稟秸銓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棘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駭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既枯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勸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開塞

賈濟

本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按魏志本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厥後疾疫濟乃密曰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旁叟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邵得入城二邵為賊所得權信之遂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日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李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將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卑卑陶不仁者遠賊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譖其後計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

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愜懷常有超越江湖若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畱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渫作土脉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誰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寇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

已敗盡棄器械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還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兄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賊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僅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贏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否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故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

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
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
辭不許是歲薨諡曰景侯子秀嗣秀薨子凱嗣成熙
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董尋

按魏志明帝本紀注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諸鐘震駱
駝銅人承露盤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起土山於芳林
園西北阪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
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河東董
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警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
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主愛惜天下也建
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
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
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
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
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
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
黑沾體塗足衣冠潦倒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
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
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
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
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
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
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
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

勿問後爲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程曉

按魏志程昱傳昱孫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
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
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
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
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
街路邵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
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
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
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創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
千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
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
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
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
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
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
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
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
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
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
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
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
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
書給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
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
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
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
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十
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威天
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
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
定妾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
傷大臣之心況茲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
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
餘薨

杜恕

按魏志杜畿傳畿子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
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
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
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
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
抗論以孫吳爲百州郡牧守咸其忽恤民之術脩將
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
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
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寇未賓三邊遼
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
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過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勤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懷懷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獲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

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本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

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康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問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祿祿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先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父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

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敷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取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

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賈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褒辟大將軍任芝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逆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想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

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恐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中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仗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所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出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勳事死免爲庶人從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偶僞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遷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恕奏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於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六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五

吳

張昭

顧譚

朱據

賀邵

晉一

劉頌

陸瑁

屈晃

陸凱

華覈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六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五

吳

張昭

按吳志本傳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

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業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

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貴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不從恐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固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農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農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執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

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薦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問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長子承己自封侯少子休襲爵

陸瑁

按吳志本傳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漢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軍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葬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監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諛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豈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東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

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鹵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香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大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逆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鹵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警蹙雖蚺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

顧譚

按吳志顧雍傳雍之孫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書下籌從屈指心計盡疑謬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遠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觀觀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齊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鏡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慚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璿衛將軍全琮子寄爲竊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泰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其構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篤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屈晃 朱據

按臨海縣志三國吳屈晃字光公仕吳爲尚書僕射初吳王太子登卒王夫人有寵於權因立其子和爲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常寢疾使和祠祭於廟和過妃叔父張休家公主因言太子不祠廟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遂大怒而和寵漸損時和弟魯王霸覬覦欲立其黨全寄楊竺交相譖毀權沉吟不決丞相陸遜太傅吾粲及顧譚等數陳嫡庶之分義不可奪權怒下衆獄誅死徙譚交州遂幽和於別官於是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諫權登白虎觀見甚惡之勅晃等母事忿忿已而賜據死赤烏十三年權廢和立少子亮爲太子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夷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晃累疏固諫不聽遂突入見權涕泣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怒扯下殿杖一百斤還田里後和子皓卽位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官尚書僕射

陸凱

按吳志本傳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箴輒驗赤島中除儻耳太守計朱崖斬復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慈於零陵斬慈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監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

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近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汭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實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實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貧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典奪垂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據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

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晝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嶄嶄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災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廢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纔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官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

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順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暗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爰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卻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禪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禪曰禪體質方剛器幹疆固重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會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禪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從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雷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

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詰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筒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撝時事足爲後戒故鈔列於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遲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尋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不諂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憲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臺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闕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叱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

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諱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昨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官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湖州郡竭民財力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豹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還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嘆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令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

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悅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並改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若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賀御

按吳志本傳御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兄暴驕矜政事日弊御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在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安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旃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職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指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

言由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警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提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特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鹿鹿結豷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嘆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感之變伏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誅下追二君撫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察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俊優又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

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藉神光濟德東夏以聖哲茂姿寵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就造姦利百姓罹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之省諸不急蠶桑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寇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

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類共爲
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
事近覽世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典而
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時深恨之卻奉公貞正親近所
憚乃共譖卻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
州卻原復職後卻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時疑
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卻卒無一語竟見殺害
家屬徙臨海井下詔誅元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卻
年四十九

華歆

按吳志本傳歆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
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
并歆詣宮門發表曰聞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
險謂當無虞定開陸抗表至成都都不守臣主播越社
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
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
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
忼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
二年時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
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穀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
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
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
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
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
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
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
之事揆今之勢諠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
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
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
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諠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
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
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
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
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達衆議忘安
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
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
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
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
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
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
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
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
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寇
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
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
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
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
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
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
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怪消
殷興災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晉史之言而災
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威異類言發於口

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奉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
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憂感桑穀之異
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錯簡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
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
覲曰雀羅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城爲宅天下
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官室先帝所
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
功畢竟與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
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
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
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殃今雖諸
侯不曾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
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
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官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
之大禁變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
所未安又恐所名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典事
不計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
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
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
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
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
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宇正於際會彼益我
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
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
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問者大水汎沒其
餘存者當須耘耨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
盡力伐材廢農桑務士民妻孥靡小墾殖又薄若有